



世界七大奇迹

科学文艺译丛

封面设计：包邦齐

木 乃 伊 七 号

《科学文艺译丛》编委会

刘光准 阿 榛 编

出版：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

发行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刷：扬州印刷厂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9.875 字数250,000

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6,000册

书号：10196·030 定价 0.95 元

责任编辑 高楚明

目 录

科学幻想小说

- 木乃伊七号.....〔美〕T.W.哈德 著 (1)
冬 均 小 鱼 译
- 莲花井.....〔苏〕阿·卡赞采夫 著 (145)
马·西亚宁 著
晓 洸 译
- 星球俱乐部的游客.....〔意〕埃·利宾齐 著 (167)
李 忠 清 译
- 回归乌有.....〔美〕理·麦瑟森 著 (183)
程 干 泽 译
- 试管恐怖.....〔美〕R.斯坦迪什 著 (212)
艾 谧 译
- 在那遥远的地方.....〔苏〕亚·阿勃拉莫夫 著 (225)
谢·阿勃拉莫夫 著
黄 苏 华 译

献给探索者

- 蜂胶的奇迹.....〔南斯拉夫〕米·沃斯尼亚克 著 (259)
嘉 桂 子 刚 译
房 柱 校译

医学奇闻

- “伤寒玛丽”.....〔美〕S.S.雅各布斯 著 (245)
宗 鲁 译

作者介绍

- 美国著名科幻作家——艾·阿西莫夫……………^{任 泳}译 (305)
^{王忠和}
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简介……………吴定柏辑译 (243)

知识·趣闻

- 云雾中的城市…………… (206)
柏林的电灯…………… (207)
重新发现印加人的堡垒…………… (209)
人体之火…………… (210)

木乃伊七号

〔美〕T.W.哈 德 著

冬 均 小 鱼 译

斯 芬 克 斯 之 谜

是什么生物，
清晨四条腿，
正午两条腿，
晚上三条腿？

一 发 现

1

我真希望能跟你谈谈什么叫死亡。我可以向你讲述一个十八岁的姑娘，尽管她依恋人世，但是她依靠氧气支撑了十六个星期后还是悄悄地离开了人间。我也可以向你讲述一位九十一岁的老人，他的心脏曾三次骤然停止跳动。每次医生都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过来后，他总是喃喃自语：“还不到时辰，不到时辰。”直到有一天晚上，一位朋友偷偷地给他捎来一瓶美酒，他才含笑长逝。还有，我在医学院一年级读书时观看过的一次手术，当时外科大夫不慎将病人的肺动脉划破，一瞬间，生命便从手术台上消逝了。

其实这些都不是死亡的故事，只是生命结束的故事。假如你问我什么叫死亡，我无法回答，只能耸耸肩了事，因为医学院不讲

授这个问题。

我知道你将在下面读到的某些内容看来象是基于猜想臆测，因为即使到现在我对某些事情仍然无法完全了解。如果你只在报上读到过一些简略的报道，那是因为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医生不愿将全部内容公诸于世，而一般公众对某些医学成就又易生疑端，因此有时候，至少在初期，最好是恪守秘密，以避免不必要的曲解。

当然，我本人并未为这些科学成就做出什么贡献，我参与此事纯属偶然。那时我是旧金山附近一所州立大学医学院的学生，为了找份暑期工作而参与了这件事。

一天下午，我在浏览医学院的学生广告栏。上面贴满各式各样的广告：出租房屋啦，出售显微镜啦，愿意替人照看孩子啦……我猜想所有医学院的广告栏大概都是这样。

我的目光很快落在广告栏中间一张小小的打字卡片上。



招聘学生：须修完一年级解剖课，协助今年暑期解剖研究。应聘者请与解剖系雅各布森夫人联系。电话分机7451

整个夏天都得呆在实验室，实在枯燥乏味。但是我有一个同学，他曾在生化实验室找到一份工作。起先大家都嘲笑他，可听说他一个月挣一千美金时，谁也不吭声了。所以广告本身并不能说明工作好坏。

我按广告上的号码拨了电话，接电话的正好是雅各布森夫人。她告诉我，已经有十几个人前来应聘这项工作。一位名叫阿诺德·雷利的教授打算聘请一位暑期助手。如果我感兴趣，就到办公室洽谈，她不愿在电话里细说。

当天下午我来到实验室，在雷利博士办公室旁边的房间里找到了雅各布森夫人。她是位中年妇女，身体很胖，戴着一副眼镜。

“你先填份申请表，”她说，“写上你的平均分数和解剖课成绩，我们还需要三份推荐信。”

“我能跟教授本人谈谈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今天不行，他正在看台式解剖室主持解剖。”

我坐下填好表，然后交给了她。

“我下一步该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很快就会对所有申请者进行审查，”她冷冷地回答，“倘若雷利教授对你感兴趣，他会找你的。你知道，他要进行严格的筛选。”

我点点头。“要是我现在就去观看教授进行解剖，他会介意吗？”

“不会的，我想不至于。”她停了一下。“但是你得十分安静，不能打扰他。他们今天在拍电影，邀请了一些贵宾。”

解剖楼周围总有股怪味。用来保存解剖所需要组织的甲醛，具有穿透四周墙壁进而扩散的特殊本领，因此它的怪味无法完全消除干净。

我们在一年级时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学期解剖尸体。在那些日子里，我们对尸体中某些最细微的结构开始有所了解，然而我们却无法知道死者生前的生活：他们生前是幸福，还是抑郁？他们过着

什么样的日子，做过什么工作？我们对这些都一无所知。可是，这些尸体却或多或少提醒我们：我们的生命不比他们持久，我们对人生梦幻的追求总有一天会终止。我们解剖肌肉，继而解剖动脉，研究神经。然而到学期结束时，我们对生命的了解并不比学期开始时多。生命究竟怎样开始的？又消失在何处？我们依然迷惑不解。

在看台式解剖室门口，我差一点跟从里面出来的四个人相撞，其中一位是帕特里克·比森博士，他是位声誉卓著的心脏外科专家，身材高大，满头银发。一年级时他给我们开过心脏外科新领域的讲座。

他边走边说道：“要是我们当时在场，恐怕可以将他救活。动脉瘤的部位在肾血管下面，在技术上不应有什么困难。”

我猜想他在谈论一位病人，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正在谈论的病人此刻正躺在解剖室的解剖台上。

我走进门廊尽头的那扇大门。解剖室呈扇形，一排排座位由低而高，从正中向后延伸。正中央是个大解剖台，至少有二十个人在围观。解剖台的一头露出一双光脚板，尸体的其余部分被人群挡住了。

室内可听见摄影机轻轻转动发出的响声。镁光灯灭了，有几个人调换了一下位置。

解剖台的另一头站着一位面戴口罩、身穿工作服、手戴胶皮手套的医生。他边讲边向观众指出一些解剖细节。大多数观众是科学家或医生，只有几个是学生。

我踮起脚尖，从前面那些人的肩上望去，看到了那具尸体。尸体的面部和胸部用布盖着，腹腔敞着。

手术主持者用手指着腹腔内部说：

“有意思的是主动脉，裂口从这里向下延伸，直到两根髂动脉的分叉处。请注意动脉硬化迹象。这是破裂点……死亡的起因……我推断血液立即涌入腹腔……血压突然下降……”

我迫不及待地想看清整个解剖情况，于是就向前挤了过去，前面一个人略微向旁一挪，我失去平衡，踉跄了一下，幸亏我及时控制住自己，不然真的会撞到那具尸体上。

我抬起头，发现解剖者的双眼直盯着我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他厉声问道。解剖台周围的目光都转向了我。

“我……对不起，先生。”我结结巴巴地说道。

“嗯！”戴着口罩的解剖医生点了点头。

我无法看清口罩后面的那张面孔，只能看见一双蓝眼睛和两条浓眉毛。我不禁十分紧张和窘困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年轻人？”他双眉紧皱，眼睛直盯着我的脸。

“我叫圣约翰，先生。”

他接下去说的那句话使我永生感激不尽。他那双锐利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眼睛好一阵之后，才微微闪出幽默的光辉。

“圣约翰，你的热情真不寻常。”他终于这样说道。解剖台四周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。

“先生，实在对不起，我并不想打扰你……”

“那当然想罗。”他哼了一下鼻子，然后转身面向解剖台，完全把我撇在一边。

“因此我认为这就是国王的死因，”他继续说着，“动脉瘤破裂。”

我努力摆脱窘困的心情去观看他的解剖操作。动脉瘤是动脉的囊状扩张，通常由动脉粥样硬化引起。起初，动脉象气球那样扩张，这种状况十分危险，因为心脏的不断跳动会进一步削弱动脉壁，最后导致破裂，使病人几乎立即死亡。

可我有点纳闷，这究竟是哪位国王呢？我想不起最近有没有报道国王的新闻。如果是国王，为什么解剖尸体的是解剖学教授，而不是医疗中心的病理学教授呢？

我不断地挪动位置，终于能清楚地看到整具尸体。尸体的皮肤组织显得干瘪憔悴，手的形状却很好。右手小手指上戴着一只

奇怪而漂亮的戒指。它由一块蓝绿色宝石雕成，呈昆虫或甲虫状。紧靠戒指的指节已经肿胀变形，使戒指无法脱下。

这时我认出了一位曾经辅导过我们一年级解剖课的研究生。

“这是谁？”我悄悄地问他。

他疑惑地看着我，那神情似乎不相信我竟如此无知。

“难道你真的什么也不知道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图特摩斯三世。”

我又摇了摇头，仍然感到莫名其妙。

“是位法老。”他压低嗓门说。

我暗自寻思，我只听说过一位法老，但他生活在埃及，而且那是许多世纪以前的事了。

“你是说一位埃及国王？”

他点点头，两眼仍注视着解剖台。

“第十八王朝的，”他轻声补充着，“距今有三千年了。”

我大惑不解地瞟了尸体一眼。除了皮肤以外，我认为它简直可与刚去世的尸体媲美。他生前患有关节炎，手指上戴着戒指，死于动脉瘤破裂。

2

一个月过去了，依然没有收到解剖系的答复，估计他们已经雇佣别人了。一位朋友告诉我说，外科系有份工作。我正在犹豫之际，忽然收到一张邮寄打字小卡片，小卡片和我上次在广告栏上见到的招聘广告十分相似。

亲爱的圣约翰先生：

有便请来电话，以便就你工作一事与雷利教授安排面谈。

真诚的

N·雅各布森

解剖系，7451分机

这么迟才来通知，似乎不近人情。但是如果能有工作……不管怎么说，我得先弄清工作的性质。我给雅各布森夫人打了电话，约定下班前到她的办公室去。

女秘书跟一个月前一样，端坐在办公桌后面。

“真抱歉，我们未能及早与你联系。教授一直在等一笔拨款。你是教授想亲自面谈的学生之一。”

我耸耸肩说：“由于一直没有收到你们的答复，一位朋友替我在外科系找了一份工作。”

“呵。”她失望地叫了一声。

“好在我尚未最后决定，”我说，“反正我得找份工作。”

“我明白，”她宽慰地笑了，显得比我们初次见面时客气、热情。她请我坐下，给我倒了杯咖啡。

蜂音器响了。

“请圣约翰先生进来。”

“祝你顺利。”秘书对我说。

我缓步走进教授办公室。雷利从桌旁站了起来，用力握着我的手，他大约有四十五、六岁。

“请坐。”他说完便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。我心神不安地环视四周，只见室内杂乱不堪：书架上堆满各种书籍，桌上堆满各种文件、纸张。靠墙的看片灯上清晰地照着两张X光片。

“你看上去有点面熟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”我很尴尬，“我就是那个差点要撞着看台式解剖室内那具尸体的学生。真是十分抱歉，我……”

“噢，这没有关系，”他打断了我，“我在考虑该怎样安排你的工作。请你谈谈你自己的情况吧。”

我简略地告诉他我曾在斯坦福医学院读书，主修生物，持有医学院预科合格证书。

“你爱运动吗？”

“爱打橄榄球。”

“打什么位置？”

“边锋。”

“你跑得快吗？”

“跟闪电一样快。”我答道。

“你知道门考尔、哈夫拉或胡夫的故事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先生。”

“关于埃及呢？”

“知道得很少。”

“那末解剖学呢？”

“略懂一点，先生。”

他用手指着看片灯上那两张X光片又说：

“请你谈谈你对这两张片子的看法。”

我走到看片灯前观察起来。一张是头颅片，另一张是胸片。

“右锁骨骨折，有一根肋骨可能也折断了，沿头颅这边还有条骨折线。”

“你能确定其死因吗？”

“我猜测他死于车祸。”

“他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雷利走到看片灯前，在我身旁停了下来。“你看到这里有两块阴影吗？”他指着胸部西侧的两块软组织问道：“你认为这两块是什么东西？”

我脸色有点发白。“我想是乳房。”

“男子有乳房吗？”

“可能我缺了这一课，先生。”

“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个你称为‘带有乳房’的男子，死于几百年前，你怎么想呢？”

“我首先揣测她是在一次搏斗中去世的。她的颅骨破裂，锁骨粉碎，很可能是被谋杀的。”

雷利点点头。“不错，圣约翰，你真不错。你还能从这两张X光片看出什么？死者的年龄呢？健康状况呢？”

我又察看着片子。“看来骨架结实，牙齿整齐。我敢说她相当年轻。”

雷利绷起了脸。“要讲得精确才是，圣约翰。第三颗臼齿尚未冒出，这说明她的年纪在二十至三十之间；沿锁骨、肱骨和下颌骨的骨骺线已经完全闭合，由此推断她已进入二十岁。再看头颅。蝶骨与额骨间的骨缝以及矢状缝刚开始闭合，这表明她在二十二至二十四岁之间。我们假定她为二十三岁。对她的健康状况，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吗？”

“左肺有个小钙化点，可能是癌。但是考虑到她的年龄，我倾向于肺结核。”

“棒极了！”雷利赞许道，“那末肝呢？”

“看上去有个模糊的环状钙化点，可能是囊肿。”

“你说对了。事实上，它很可能是包虫囊肿。这种疾病在古埃及很流行。”

蜂音器的响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，雷利只得去接电话。他的办公室里来了位客人——医学院院长。

雷利皱了皱眉头。“我真想和你好好聊聊，圣约翰。我想我应该告诉你，推荐书对你的评语很好，看来你在医学院干得很不错，你在这里的表现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们对你很感兴趣。”

“谢谢，先生。”

“你对今年夏天去埃及感兴趣吗？”

这个建议完全出乎我的预料。

“我……先生，感兴趣，你是指工作吧？我当然乐意。”

“最近五年，我们的大学得到一笔专款，与开罗大学共同研究某些项目，”他进一步告诉我说，“为了弄清疾病对古代人类的影响，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们一直在研究埃及的木乃伊。最近我们刚得

到一笔巨款使我们能继续进行这项研究。

“我需要一名学生做助手，随同我们一起前往埃及，协助装箱海运，对发掘物进行分类，查阅资料等等。报酬不高，我们每天付给你二十五美元，当然不包括你去埃及的路费和生活费。”

他送我到门口。“请你认真考虑一下。那儿天气炎热，尘土飞扬，工作又单调枯燥，有时你可能得一连三个星期呆在开罗博物馆里，给一具尸体拍X光片。希望你在一、两天内答复雅各布森夫人。如果你不感兴趣，我们就得从其他申请人中挑选了。”

门开了，院长急匆匆地走了进来，心里象有什么急事。我出来后，门就关上了。

雅各布森夫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感谢你安排这次会晤。”

“真抱歉，我们最近实在太忙。教授马上要去开罗，临行前有许多事要处理。你的工作定了吗？”

“我想是定了。”

“他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他让我在一、两天内答复你。”

“行，在没有收到你的答复前，我暂时不跟其他人联系。”

我走到门口停住了，暗自思忖为什么不马上决定呢？有必要考虑暑期中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吗？再说报酬相当不错，除生活费用外，一个月可净挣七百多。而且雷利教授为人不错，他既精明，又有魅力。我觉得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了。

雅各布森夫人从眼镜框上打量着我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瞧，”我对她说，“为什么你不马上告诉教授把我的名字写下来？”

“这太好了，”她回答道，“他听了一定会感到高兴的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雅各布森夫人给我打电话说，教授晚上请全系教

职员到家里聚会，希望我能参加。我约了女朋友同去。

雷利住在校内称为“教授区”的一所都德式的大房子里。一位仆人在前门迎接我们。我走进门厅，见到一间精细木条嵌成的图书室。室内远处墙上的正中央挂着一张埃及三大金字塔的巨幅照片。这幅照片深深地吸引着我，使我身不由主地走了进去。

照片下部有个小小的人，与这些巨大的石建筑物背景相比，他简直象个小黑点。照片的下端写着一行铅笔字：“寻找人类的人。”

仆人的目光表示他不赞成我进入图书室。回想起我第一次见到教授时的狼狈境地，我赶紧退了出来。我经过书桌时，看见上面放着一本新书：《古代世界的疾病，一项比较研究》，作者就是我们的主人。

仆人将我们带到后院。那是一个露天酒吧，几张桌子临时拼在一起充作餐桌。院子里站满了人。一群人正围住教授。他一看见我们，便立即走到我们面前，象老朋友一样攀谈起来。

“布赖恩，你好！”他向我打招呼说。“真遗憾，我们上次没能多谈。”他说完就用两手分别挽起我们的胳膊，把我们送到聚集着的人群中。

来客都是系里公认的显要人物。我们见到了心脏外科专家比森博士、院长查普曼博士以及许多其他贵宾。雅各布森夫人也在场。

然而最不寻常的客人是位黑大个儿。他远离人群，站在一棵大树下。他身高超过六英尺半，体重足有二百五十磅。教授将客人向我们逐个介绍之后，领着我们来到黑大个儿跟前。

“这位是阿布杜尔，”雷利说，“他是我们多年来暑期一起工作的老朋友。”黑大个儿含笑点了点头：“见到你很高兴，先生。”

“阿布杜尔三十年来一直在开罗博物馆工作，”教授继续介绍说，“他对埃及历史和埃及的考古发掘十分熟悉。对吧，阿布杜尔？”

“恐怕懂得很少。”他谦虚地笑了笑。我认出他就是挂在教授

图书室里那张照片上面的站在左下角的那个人。

我们简短地跟阿布杜尔寒暄几句就离开了。我们一走开，他就退回到浓密的树荫下。教授叫我们不必客气，吩咐完毕后就去招呼其他客人。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再见到教授。

星期一雅各布森夫人给我打电话，说教授希望尽早和我见面。我利用午休时间去见教授。

雷利教授见我进屋就站了起来。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他身上有股魅力，使我觉得我是他唯一关心的人，尽管他的会客室里坐满了等着接待的来客。

“我猜想你会有上百个问题要问，”他说道，“有你和我们一起工作，我真说不出有多么高兴！阿布杜尔对你的印象也很好。”他兴奋得放声大笑起来。“这是我原先最担心的。”

“我们将在一个对美国并不总是友好的异国里住上个把月左右。正是鉴于这种政治形势，我才十分关心我们选中的人，必须是精明能干，十分可靠。”

我窘困地笑了。显然，我完全没有料到他们的选择标准。

“上次你在看台式解剖室见到的是我们研究的第五具古尸，我们用SUM V*来表示州立大学木乃伊五号。今年暑期我们可以再搞一、两具木乃伊回来。”

他稍停片刻又说：“你明白这项工作的意义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“那末，那位锁骨骨折的年轻妇女的X光片呢？”

雷利略皱眉头。“这个标本的包布从未打开过。我们在开罗是隔着棺材拍摄的。据图形文字记载，她是新王国时期一位法老的爱妻。可是我们并不这样看。她太年轻，又无贵重的陪葬品。她很可能是作为替身，被人杀死后草草塞进棺材的，而真正的王后尸体及其陪葬物却早已为聪明的盗贼偷走。”

“这简直不可思议！”

*SUM V是State University Mummy number Five的缩写，意即“州立大学木乃伊五号”。

“埃及历史上充满着阴谋诡计，”雷利咧嘴笑了，“研究王墓会将其最黑暗的部分暴露无遗：尸体遭偷换，墓冢深夜被砸，珠宝被窃，墓冢又被重新封闭。虽然祭司们虔诚地希望能永远保存王墓，最后的胜利者几乎总是盗墓人。”

蜂音器的响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教授通过电话和对方讨论了海运细节。他刚挂上电话，秘书进来提醒他说，会客室里还有两个人等着见他。

“就这样吧，布赖恩，”他站起身说，“我希望下午能将这些事处理完毕。”

他和我握了握手，又说道：“本周末我得去开罗。雅各布森夫人将为你预订六月二十九日前后去开罗的飞机票。你知道确切时间后，请打电报告诉我们，以便到机场接你。这里没有多少事需要你做。请你在临行前查问一下海运事宜。好吧，请你隔两、三天与雅各布森夫人通一次电话，以便随时保持联系。”

他亲切地笑着说：“开罗见！”

第二个星期，我忙于期末考试。考完之后又过了三天，我才和雅各布森夫人联系，处理教授嘱咐过的海运事宜。同时，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到图书馆看书。

埃及有多么光辉灿烂的文化啊！远在五千年前，他们就发明了图形文字，创造了独特的历法，发展了一种高度先进的数学；他们学会了使用药物，涌现出一批能治疗各种疾病的专家；他们为法老们建造的巨大金字塔更是举世罕见。

我在图书馆连续数小时贪婪地阅读着。一些陌生的名字映入我的眼帘。阿布-西姆比勒、孟菲斯和底比斯等地古代庙宇的壁画，现在对我产生了特殊的意义。缄默不语、散发霉味的雕像似乎在向我微微点头。不知怎的，原始时代尼罗河的波涛变成了我自己的脉搏在跳动。我即将进行的旅程将把我带到文字记载史的开端。